

尋找亞洲

林天人

院藏亞洲圖的歷史解讀

以實測、投影或大範圍繪製的亞洲古地圖，故宮原藏不多。惟民國九十四年，在一個偶然的機遇下，得到一批西方大航海時代以來所繪製的亞洲古輿圖，為此故宮辦了一場名「經緯天下——飯塚一教授捐贈古地圖展」的特展。西方繪製的亞洲古地圖原為故宮收藏的弱項，這批地圖的入藏或稍微具彌縫補闕的作用；本文旨在藉故宮若干院藏亞洲輿圖，提出一些歷史解釋。

亞洲的概念化

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在他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中指出：「無論是誰，恐怕都不可能在與東方主義相對的位置上，設定一個西方主義的領域。因此，只有東方主義使得地理上的一個『區域』成為學術上的專門領域，這是一個富於啟發性的事實。亞細亞主義所包含的固有的特殊的，恐怕可以說是異常的姿態，在此已經清晰地顯現出來了。這

是因為……面對多樣社會的、言語的、政治的和歷史的現實，像東方主義這樣固定的、試圖佔據總括性地理位置的領域，完全找不到可以類比的例子。「薩依德所說的「東方主義」主要是指西方人自殖民時代以來，所建構的關於東方的認知或對東方的想像。薩依德把西方人在東方那種居高臨下的心態、對東方在學術和文藝著作中的刻意扭曲及西方在東方的殖民活動三者聯繫在一起，稱之為「東方主義」。

長期以來西方人對亞洲的概念，有其複雜的歷史背景。最初，「亞洲」是一個西方概念，它不是由亞洲人提出來的，而是由歐洲人提出來的。「Asia」這一詞最早是指希臘以東的地區，同時包括今天的土耳其、安達露西亞（Andalucia）一帶。在早期的歐洲人的概念中，亞洲就等於東方的意思；近代西方勢力崛起後，所興起的近東和遠東觀念的形成與此也相關。十七世紀以後，亞洲又和歐洲的殖民





圖一 「盧布魯丘蒙古旅程圖」歐洲出使亞洲的先驅（Accurate Map of Tartary, so as that traveled by W. de Rubruquis, in Year 1253）
贈圖000004 尺寸30×20公分

主義和殖民擴張相關；形成今天的以蘇伊士運河、烏拉爾山為亞非和亞歐的邊界，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界為其東南的邊界，這個大的亞洲的地理觀念是在近代歐洲的地理擴張中發展起來的。晚清思想界使用這個概念時，也是經由歐洲的傳教士或者日本對「亞洲」一詞，提出的概念轉化過來的；梁啟超對於「亞洲」的觀念，即為其中例子。

但今天的亞洲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概念，它所隱含的內容相當複雜；它不僅是政治概念，同時也是文化概念；它不僅是地理空間位置，也是價值判斷尺度。亞洲問題之所以難以闡釋，在於因為它是一個很難實體化的問題；換句話說，它不能夠僅歸結於地理屬性的問題而已。

探勘新世界—— 從蹣跚獨行說起

從中世紀以來，歐洲人一直將亞洲視為一處未知的新世界，到處充滿謎樣與神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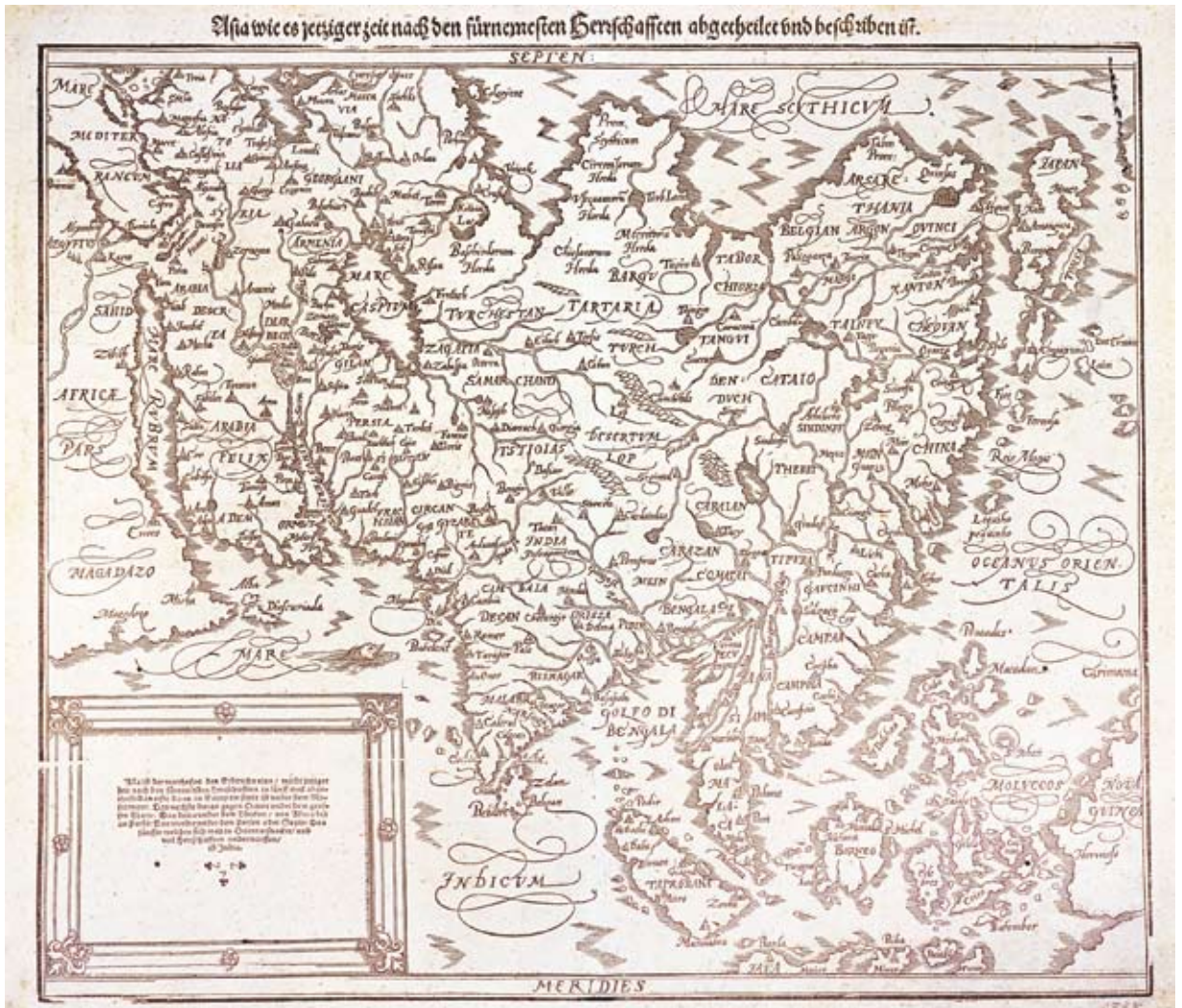
蒙古的武力優勢，相當程度地震撼歐洲；同時也引起歐洲教會的重視。因此，從中世紀時期，教會紛紛派遣傳教士出使中國。院藏幾張北方亞洲圖中，荷蘭繪圖師Van der Aa, Pieter（一六五九—一七三三，生于荷蘭萊登，九歲時被送去當一個書商的徒弟；二十三歲時開始經營出版事業，往後的五十年，他出版大量各種形式和尺寸的地圖集，總數超過三千張地圖；是荷蘭著名的出版商；一七〇六一七〇八年，他在荷蘭萊登出版了一系列關於北方亞洲探險旅程的地圖，如Benjamin de Tudele, Jean du Plan-Carpin, N. Ascelin, Guillaume de Rubruquis, Marc Paul Ventien, Hatton, Jean de Mandeville, et Ambroise Contarini等人的行程，最後結集地圖集出版Naauwkeurige versameling der gedenkwaardigste zee en landreysen na Oost en West-Indien 一書，兩圖均為書中的附圖。他所出版的地圖大多不是一級品，但



圖二 以《馬可波羅遊記》為藍圖所繪的「馬可波羅父子亞洲旅程圖」(Map of the very curious, most remarkable voyage..... by Marc Paul (Marco Polo), a Venetian) 贈圖000005 尺寸30×20公分

以富於裝飾而廣被收集)有兩張入藏其中；兩圖都是探險家的路線圖。其中「盧布魯丘蒙古旅程圖」(圖一)註明是根據Carpini, Giovanni de Piano (c.1180-1252, jövän' nē dā pyä' nō karpē' nē)，出使遊記的路線圖(Carpini's Route, c.1246-1247)所描繪的地圖。Carpini是義大利的旅行家；一二四五年，奉教皇Innocent IV出使蒙古。行程從里昂到基輔、聶伯河等，共四八三〇公里。一二四六年，見到大汗貴由(一二〇五—一二四八；一二四六—一二四八在位)完成使命；一二四六年七月十四日返回基輔(Kiev)，行程經過韃靼；一二四七年返回里昂。回國後寫下*Liber Tartarorum*當作出使的記錄。書中描述他的旅程，其中包括了許多珍貴的資料。對於蒙古的歷史、風俗、政治及軍事戰術的記載相當值得參考；也是歐洲第一次出現關於蒙古的記錄。一五九八年，倫敦Hakluyt第一次出版本書正文及譯本。

中世紀來華的西方人，以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最著名；根據他的遊記記載，他前後在中國十七年。一二九五年，返國後將在中國的「東方經驗」，轉述給歐洲人。院藏一張「馬可波羅父子亞洲旅程圖」(圖二)，圖面幾乎將亞洲全部平展，繪圖的技巧運用麥氏投影中的「正角圓筒法」。「馬可波羅父子亞洲旅程圖」是Bowen, Emanuel(一七二〇—六七)繪於一七四四年。地圖標題記：根據一二五二年威尼斯人馬可波羅的遊記所記而繪的路線圖；圖中包括大韃靼(北方亞洲)、中國、日本、東印度毗連的群島、非洲等。但馬可波羅遊記對後世有一些錯誤的影響，表現在地理知識上，如他把Cathay(契丹)與Chine(中國)錯置為兩個國家，一個在北、一個在南。這個錯誤也影響了後世的繪圖師；院藏亞洲輿圖中，多幅地圖沿襲這個錯誤。一直到利馬竇(Matteo Ricci,



圖三 亞洲古典圖中最早出現「福爾摩沙」一詞的「亞洲全圖」(New description of Asia) 贈圖000003 尺寸36×32.5公分

1552-1610)繪製的輿圖,才修正這個錯誤的地理知識。

院藏這兩張圖,都是十七、八世紀的繪圖師根據前人的遊紀所模擬的探險路線;從地圖上反映出,早期歐洲人對亞洲或中國的知識與觀念。

出航—— 拼出歐洲世界的藍圖

從十五世紀起,歐洲人因造船技術的進步,進而推動航海事業的發展;配合航海所必需的配備也陸續發明與改良,如從東方引進的羅盤與經過阿拉伯人改良的天體觀測儀,乃至於十八世紀發明的「六分儀」,對歐洲進行的航海事業助益極大。

伴隨航海事業的發展,大角度視野的地圖,也陸續繪製出版。這些地圖的問世,一方面標識著歐洲人對海外地理知識的擴增,另一方面也說明歐洲各國對外擴張的事實。院藏地圖中關於亞洲全圖部分,品名分別是「亞洲全圖」、「東印度地圖」、「亞

洲圖」、「亞洲圖」、「古亞洲地圖」、「亞洲全圖」、「亞洲新圖」、「亞洲主要區域圖」。

入藏的亞洲圖分屬九位製圖者，不乏西洋地圖學史上著名的繪圖大家；繪圖的年代，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因此九張亞洲圖似乎可以排列出二、三百年間西洋地圖學史的發展。特別是其中幾幅手工版刻及手工上色的地圖，更代表某些繪圖流派的觀點與技術。

「亞洲全圖」（圖三）本圖為著名的繪圖師孟斯特（Münster, Sebastian, 1489-1552）所編*Geographia Universalis*一書中的ASIA - Die *Lender Alike*部分的一張插圖。圖中亞洲包括日本、歐洲及非洲部分、新幾內亞及中國，但中國沿海過於平整而失去真實感，日本的形狀亦失真，但已出現三個島嶼；圖中韓國尚未出現。但圖中註記Fermosa，大概是西方繪製亞洲圖中最早出現的記錄。

一五七〇年，亞伯拉

罕·奧特利烏斯（Abraham Ortelius, 1528-98）在《世界地圖》（*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一書中，重新繪製近似本圖的Asia Nova

*Descriptio*一圖，其後此一地圖流傳甚廣而以不同顏色套色傳世。奧特利烏斯的地圖集於一五七〇發行第一版，一直發行到一六一二年，共發行四十幾版，七種文字（拉丁語，日耳曼語，法語，荷蘭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和英語）。

初版時，五十三幅圖版；一五九八年，奧氏去世時已增至一百五十多幅。其中包括了歐洲五十六幅、亞洲及非洲十幅及四大洲各一幅及其它。此地圖集當時曾被題詞而獻給當時低地國家的統治者——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Philip II）。

孟斯特是十六世紀與麥卡托、奧特利烏斯齊名的製圖者。他製圖的風格受托勒密（C. Ptolemaios, 100-170）影響很深；同時孟斯特對於語言、天文、地理及數學的造詣很高，這些知識有助於他

對地圖繪製所兼顧的層面。本圖左下方德文說明，寫著：

「亞洲佔地球的四分之一；現在被五個主要的勢力統治著：莫斯科，從歐洲到俄羅斯、東方大汗（中國）、土耳其，從非洲到波斯、波斯蘇非亞、印度。」一五四四年，孟斯特的「India Extrema XIX Nova Tabula」是亞洲大陸的最早印製的地圖。範圍從裏海、波斯灣到太平洋的亞洲；太平洋上更註明七千四百四十八座島的群島。對於理解東南亞的更是一位先驅，雖然爪哇被畫得較小及地位不被突顯，但Iporne（Borneo）、Molucca和幾座島嶼已被命名。不過，日本、東北亞洲卻被忽略了。在這一批新藏地圖中，並沒有其他類似風格的地圖出現。

「東印度地圖」（圖四）係奧特利烏斯在一五七〇年，繪於阿姆斯特丹；這是一張極為著名的地圖，曾以不同型式出現過多次。此圖最初標題為Indiae Orientalis Insularumque Adiacentium Typus意為「東



圖四 1570年繪的「東印度地圖」(East Indies)圖中韓國尚未出現 贈圖000011 尺寸29×20公分

印度及鄰近群島」。原圖以一五六九年麥卡托(Gerardus Mercator, 1512-94)之世界地圖為模型；圖中日本呈球形(roundel-shaped)，韓國尚未出現於圖中。在中國本土部分，以「Mangi」(蠻子)稱呼；在華北以北地區以「Cardandan」(蒙古契丹)稱之，較為特殊。而東印度群島及新幾內亞已很詳細了。圖中所示日本島略似風箏，被認為是歐洲人到東亞後，對日本最初及最具體的印象；類似這種畫法，也是始自麥卡托。圖右上方已出現美洲，沿岸邊有城堡的標示；圖右下方則出現新幾內亞。

地圖四框有東、西、南、北的註記；正上方框線寫SEPTENTRIO(即拉丁文北方之意)，東方寫ORIENS，西方寫OCCIDENTIS，南方寫MERIDIES。此圖收錄在Ortelius之《世界地圖》(Theatrum Orbis Terrarum或英譯Atlas of the World)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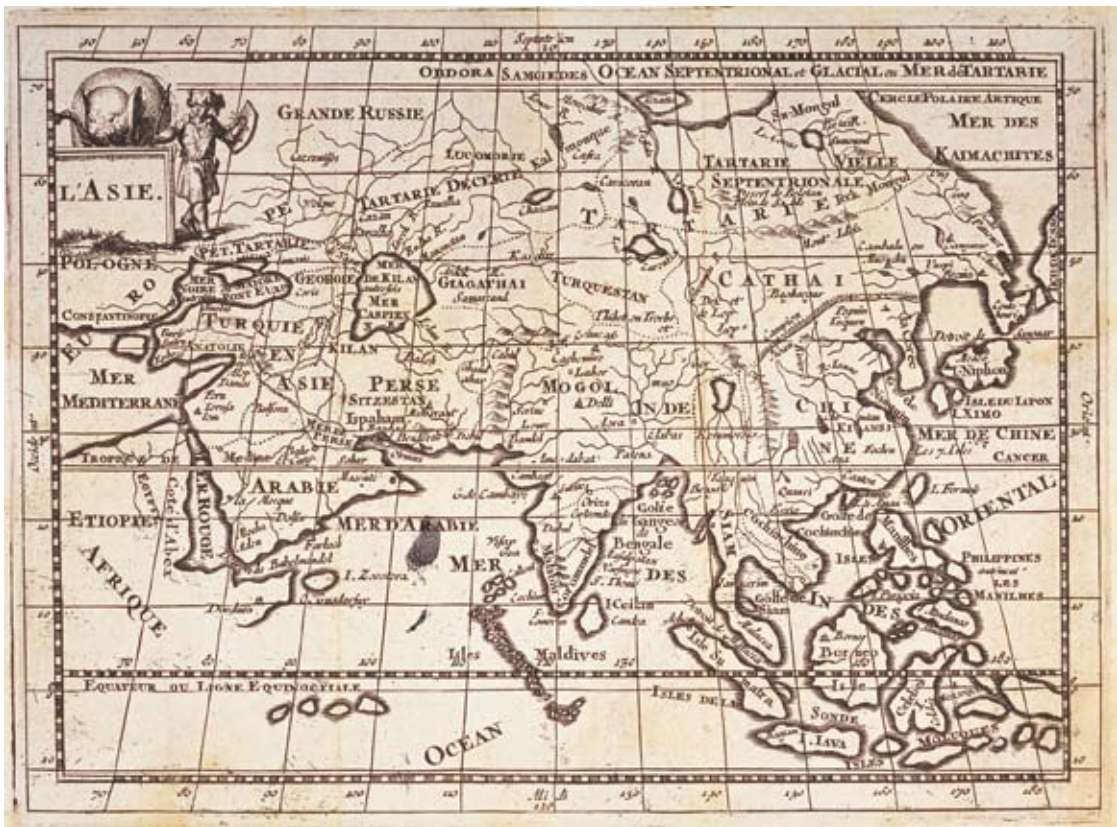
奧特利烏斯被尊為「現代

製圖學之父」，與麥卡托同時而齊名。一五七〇年，他出版了地圖集，此後被奉為地圖集的主臬；對日後地圖學的概要及編製地圖集，提供了一些想法，同時對於當時人們拓展世界觀有極大的助益。

麥卡托是十六世紀荷蘭最著名的地圖學家之一；一五六九年，以發明「麥卡托投影法」(又稱「正角圓筒法」)而名垂後世；麥氏投影法可視為歐洲製圖技術告別中世紀地圖學的里程碑。麥卡托投影所繪製地圖最大的特色，在於地球表面除了兩極以外，幾乎都可平展於畫面；而且可以準確的測繪出經緯線。麥卡托以其投影法繪製的「亞洲地圖」，雖然局部的形狀、距離失真，但與亞洲現況相去不遠。隨後Hondius(Jodocus Hondius, 1563-1612)以此為藍本，再繪製「亞洲圖」(圖五)；往後此種圖法所繪製的地圖逐漸自成風格；而這一類風格的地圖都被視為Mercator-Hondius Model或



圖五 典型的麥卡脫投影法所繪製的「亞洲圖」(Asia) 贈圖000001 尺寸19.5×15公分



圖六 屬法蘭德斯學派的「亞洲圖」(Asia) 贈圖000018 尺寸19×14公分

Hondius Model」；這是因為麥卡脫之子Rumold Mercator於一五九五年曾出版以Atlas為名的地圖集。一六〇四年將該書版權轉讓Jodocus Hondius。因此，往後地圖學上都將類似該地圖集上同一風格的地圖，以Mercator-Hondius Model或Hondius Model稱之。麥氏投影所繪製的地圖，在低緯地區準確度精確，因為此圖法以大比例尺地圖的數學基礎。十七世紀荷蘭航海受麥氏投影法的地圖助益甚大，直至目前航海、航空圖的繪製，仍受此「投影法」的影響。

「亞洲圖」係以麥卡托一五九五年「亞洲圖」的基礎上修改；因此地圖學上常以「Mercator-Hondius地圖」稱之。圖中日本的形狀採Ortelius Teixeira在一五九五年所繪的形狀。一九八五年，名古屋為慶祝葡萄牙初抵日本而發行紀念郵票，圖中即以一九九五年Abraham Ortelius的地圖集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對日本繪製所摹的。Ortelius則從

一五九二年葡萄牙耶穌會的繪圖師Luis (Loduvico) Teixeira的提示下繪成的。Loduvico一生並未到過亞洲，但他在亞洲或日本方面的描繪，對歐洲製圖影響很大；高麗還是呈島嶼狀。對中國境內的描述不甚清楚；圖中並未出現以「台灣」或Formosa為名的島嶼，僅在北回歸線以南的位置，以小琉球島嶼(Lequio minor)表示（後來同樣題材的地圖中，漸漸出現三個島嶼；回歸線的位置亦大致正確）。其他東印度群島大致無誤，新幾內亞(Nova Gvinea)也出現了。

一六〇五年，荷蘭艦長威廉·詹茲(Jansz or Janssen, Willem, 1570?-1629?)，從爪哇出發，在新幾內亞探索金礦時，到了新幾內亞南岸，進入卡奔塔利亞灣(the Gulf of Carpentaria)，穿越托雷斯海峽(Torres Strait)。他曾在約克角半島(the Cape York peninsula)西岸登陸，並將探測情況繪製成地圖。這是首批登上澳大利亞大陸的歐洲人。

傳統以來歐洲人流傳『南半球有一塊大陸』的假說被證實。從此歐洲出版的亞洲地圖，都會繪上Nova Gvinea。美洲在地圖的右上角落。本圖為書中插頁，圖中顏色非原來手工上色。

本圖在西洋地圖史上相當著名；後來不斷有製圖者以此為底稿，翻刻多次。一六四〇年，Bleau, Willem Jansson即以此為底稿繪製一幅相當著名的「亞洲圖」；地圖中亞洲部分與此圖完全相同，但周邊地區則稍異，如澳洲未出現於圖中。地圖兩邊的邊框則畫上亞洲十個民族的人種與服飾；海上裝飾了許多圖案。Hondius家族創造了十七世紀歐洲著名的刻印地圖事業，留下相當大量的傳世地圖。

另一幅亦題為「亞洲圖」(圖六)，作者是DuVal, Pierre，圖繪方式採法蘭德斯學派·Du Val, P是法蘭德斯學派(Flanders School)創始人桑松(Nicolas Sanson, 1600-1667)。桑松首先引進



圖七 以希、羅時期小亞細亞各國的徽章標誌及歷史故事為裝飾的「古亞洲地圖」(Old Asia, by Christoph)；這種裝飾較為少見。贈圖000004 尺寸40.5×32.5公分

田野調查的技術，及更新的經緯儀、三角測量技術，來從事地圖的製作。他所使用繪製地圖的方法，稱為「正弦正積圖法」；此法為他所改良發明，故地圖學界亦稱為「桑松圖法」(Sanson-Flamsteed Projection)；桑松亦被尊為法國地圖學之父)的外甥，也是十七世紀法國著名的繪圖師。地圖雖平展在圖面上，但緯度高的部分略呈縮小；但又不完全緊縮。地圖中遠東及東南亞部分描繪的不甚精確，台灣的位置還算準確，但北回歸線則過於偏北。

在院藏的亞洲圖中，另一幅極富特色的地圖，是Christoforo Weigelio (Weigel)在一七一九年所繪的「古亞洲地圖」(圖七)。地圖為銅版手繪上色；圖中左下角的裝飾圖案，為希、羅時期小亞細亞各國的徽章標誌及歷史故事，如Restitvori Bithynia、Restitvori Phrygiae為小亞細亞小國重建復國事。

這樣的裝飾圖案，罕見於其他地圖中。

此圖對於日本、韓國繪製都不正確；其中也繪出位置近似台灣的小島，但沒標示文字，形狀亦失真；東印度群島都未標示名稱。中國的形狀似乎是歐洲人普遍的看法；最早將中國畫成此一形狀為葡萄牙籍繪圖師L. J. de Barbuda (Ludovico Georgio, 1530-99)，後為一五八四年Abraham Ortelius繪製Chinae而產生廣泛地影響。

「古亞洲地圖」是著名的地圖師Haas, Johann Mathias (一六八四—一七四二)生前繪製，一七四四年出版的著名地圖。地圖由Homann Heirs製圖公司出版(Homann Heirs成立於一七〇二)；該公司曾出版各洲地圖，本圖為其中之一。全圖所涵蓋的範圍相當大，包括亞洲全境與部分歐洲及新幾內亞(Nova Guinea)。地圖中部分地方已畫出近似於現在所能觀察出來出的地形，



圖九 以微型畫的技巧，將地圖的海岸線刻成扭曲線條(squiggly line)的「亞洲新圖」(A new description of Asia)。贈圖000023 尺寸16.8×11.5公分

味。

這一批故宮新藏亞洲圖的繪圖年代，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其中幾位繪圖者更是西方地圖發展史中代表人物。他們或以地圖傳達的地理知識，開啟西方對亞洲的認識，或以發明新的繪製地圖技巧或提出開創性的繪圖理論，使西方地圖朝向更成熟發展的關鍵。這批地圖雖不是西方地圖的全壁，但都代表了西方地圖發展史的縮影。

地圖——縮小了世界擴大了視野

從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方國家以武力征服亞洲各處，以地圖當作重新建構了世界秩序的藍圖。歐洲人藉著地圖的繪製將世界縮小了，也藉著地圖教育了留在歐洲的歐洲人，無形中擴大了他們的視野。從大航海時代到近代，世界秩序與權力的中心幾乎都操控在歐洲白人手中。丹尼斯·渥德(Denis Wood)在《地圖權力

學》中，提出「地圖是使世界產生秩序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地圖建構世界，而非複製世界；……承認地圖的知識，乃是孕育地圖形成之世界的知識」。另外，布來安·哈利(Brian Harley)亦提出「一般對地圖性質的感知，是地圖好比鏡子，是真實世界某個層面的圖像再現。……在我們的西方文化中，至少從啟蒙時代開始，製圖學便被定義為事實的科學(factual science)，前提是地圖應該提供一扇透明的窗戶來看世界。」將地圖所呈現的圖像，視為歐洲權力的擴張，這多少是歐洲人潛意識中不經意流露的優越感。

在大航海時代發展出來的麥卡托投影法，雖然有其缺點，如麥卡托投影法以赤道為中心，北極幾乎完全看不到，它變成是無限長的一條線，愈接近北極，面積扭曲程度愈厲害。舉例說：阿拉斯加的總面積實為近巴西的六分之一，但在這種投影法下



圖十 以西亞、南亞為主要部分的「亞洲主要區域圖」(The Principal Part of Asia)，面積比例還算正確。贈圖000021 尺寸18.4×23.5公分

卻似與巴西面積相當；格陵蘭面積跟非洲也不相當，但亦有同樣的問題。雖然每種投影法都有其優點，麥卡托投影法雖保持了原本的形狀，但嚴重的扭曲面積比例；不過，這種投

影法能確保航行中的等角航線 (loxodrones) 保持直線，因此它最常被拿來製作航海圖。但無可諱言的，麥卡托投影法助長了世界歐化的腳步；他明顯強調了，他想強調的部分，

而故意忽視了地圖不能離開現狀的原則。霍爾說：「彼得斯〔註〕認為麥卡托投影法促進了『地球歐洲化』，而地圖集裏利用許多不同比例，以顯示世界不同部分的慣用方式，實際上是貶抑了第三世界國家。《彼得斯地圖集》總製圖學家泰利·哈達克 (Terry Hardaker) 更進一步提到，其他地圖投影法『透過放大鏡來同等看待歐洲與北美，然後再以望眼鏡錯誤的一端來看世界其他地區』。」

院藏幾張亞洲圖，雖屬不同時期的作品，但基本上大都在麥卡托投影法影響下所產生的作品。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註釋：

Arno Peters (1916-2002)，德國柏林大學歷史地理學教授，提倡「彼得斯投影法」(Gall-Peters Projection)；這種投影法又稱「等面積投影法」，特點是忠實呈現世界上值得呈現之事物。因此，這種投影法主要用途是呈現人口、植物、穀物、宗教及其他事項之分佈。